

1 青梅枕竹马

薄慕颜
著

竹马们：冷汗涔涔！

史上最呆萌公主

荣获智慧金手指 / 激荡迭起的探秘人生

图书金榜火热销售 / 剧情环环相扣
2014 不得不看的浪漫古言

唐七 / 十四郎 / 匪我思存
强力推荐

公主很忙

1 青梅枕竹马

薄慕颜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主很忙. 1, 青梅枕竹马 / 薄慕颜著.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402-3538-3

I. ①公… II. ①薄…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2046号

公主很忙1 青梅枕竹马

GONGZHU HENMANG 1 QINGMEI ZHEN ZHUMA

作 者: 薄慕颜

责任编辑: 王梦楠 李满意

责任校对: 石 英

封面设计: 梁旦旦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 (100054)

网 站: <http://www.bjyspress.com/>

微 博: <http://e.weibo.com/u/2526206071>

电 话: 01065240430

传 真: 01063587071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录 CONTENT

第一章	小公主的梦	001
第二章	梦中的险境	009
第三章	荣宠小公主	016
第四章	招黑的小公主	023
第五章	宫斗的节奏	028
第六章	皇帝的偏爱	035
第七章	噢，太医哥哥	042
第八章	各怀心思	050
第九章	猫儿，又见猫儿	056
第十章	谁是捣乱的黑手	062
第十一章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74
第十二章	公主是个高危职业	085
第十三章	不忍直视的野鸳鸯	093
第十四章	作死的节奏	106
第十五章	造反是个技术活	120
第十六章	故人碧晴	133





CONTENT 目录

141	第十七章	慈爱爹，乖女儿
150	第十八章	那遥不可及的秘密
159	第十九章	小公主的红鸾星
169	第二十章	翡翠珠
178	第二十一章	妖风起，刮啊刮
188	第二十二章	自作孽，不可活
197	第二十三章	谁笑到最后
206	第二十四章	种前因，得后果
219	第二十五章	七年如一梦
227	第二十六章	乌云动，谋算起
240	第二十七章	雷声阵阵
246	第二十八章	当年事，今又见
256	第二十九章	深藏的秘密
265	第三十章	哥哥
279	第三十一章	姻缘
288	番外1	《亡国公主》





第一章

小公主的梦

001



青烟袅袅，宫殿幽深，水晶珠帘后面是一张描金涂彩的雕花大床。

床上躺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头上梳着稚气的双丫髻，一左一右，用粉色的缎带束住，好似顶了两个胖胖的小包子，下面的散发分开，分别放在左右两肩的前面，软软地服帖垂下。青丝乌黑如墨，衬得一张小脸宛若白瓷一般，真是玉雪可人。

一个中年嬷嬷走了过来，给她掖了掖被子，放下织金及绣的九重葛绡纱帷帐，然后在旁边静悄悄地坐下。嬷嬷姓白，是床上沁水公主的乳母，专门贴身照看公主的饮食起居，就连睡觉也要陪着，以便公主随时传唤。

晌午饭后，白嬷嬷有点犯困，不知不觉，眼皮子开始打起架来，正在头一点一点，忽地床帐内传出一声尖叫，瞬间惊醒。

“公主殿下！”她赶忙掀开帘子察看，“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

“呼……”慕容沅从梦中惊叫醒来，瞪大眼睛，大口大口地喘息，然后抱住乳母大哭起来，“嬷嬷，我、我……我梦见有人害我，把我……”眼泪哗哗的，“呜呜呜，有人把我害死了。”

“公主别怕。”白嬷嬷赶紧将她抱了起来，搂在怀里，哄道，“只是做梦，梦里

的事情都是假的，醒了就好了。”

慕容沅一张小脸白皙可人，哭得眼泪汪汪：“阿沅、阿沅好害怕。”

“没事的。”白嬷嬷继续哄她，替她擦干了额头上的汗水，叫了宫女们进来，给她穿上衣服打扮好，建议道，“公主别怕，嬷嬷带你出去走走。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回到现实，小公主很快就会忘记噩梦的。”

“好。”慕容沅搂紧了乳母的脖子，不肯撒手。

白嬷嬷含笑抱着她出门：“走，我们出去。”

外面是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阳光好像淡金色的薄雾一样洒下，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一切都是风光明媚的。这让慕容沅感觉好了许多，情绪渐渐平静下来，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嘟嘴道：“好讨厌，要不是刚才的那个噩梦，我还可以多睡一会儿。”

白嬷嬷见她情绪好了不少，不再害怕，这才笑问：“到底梦见什么了？”

“我梦见我长大了。”慕容沅稚声稚气道，“嗯，在梦里……我十四岁了呢。”

白嬷嬷笑道：“哎呀，我们的公主都成大姑娘啦。”

“长大一点都不好。”慕容沅鼓着腮帮子，气呼呼的样子，“好讨厌的，在梦里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肚子里面就有了宝宝……”

宝宝？白嬷嬷吓了一跳，赶忙打断了她：“公主！既然是梦，咱们就不说了。”就算是做梦，公主说自己怀了孩子也不好听，传出去，不定被编排出什么流言，赶忙岔开话题：“对了，不如咱们去御花园里面逛逛，摘点花和柳条，让乐莺给公主扎一个花篮吧。”

“好呀。”慕容沅到底年纪还小，很快就被转移了注意力，喊了乐莺，“你要扎一个比上次还大的，花儿要更多的，扎得好，我有赏赐。”

燕国皇宫上上下下都知道沁水公主是皇帝的心肝宝贝，小公主的话，比圣旨还要管用呢。讨好小公主，是每个宫人都梦寐以求的事，乐莺赶忙应道：“公主放心，奴婢保证扎一个又大又漂亮的。”

一行人簇拥着金枝玉叶的沁水公主，去了御花园。

整个下午，慕容沅都玩得挺高兴的，早把噩梦抛到脑后，因为玩得开心，晚膳的时候还多吃了半碗饭。白嬷嬷看着欢喜，朝玉贵妃回禀道：“娘娘，公主殿下今晚的胃口特别好呢。”

玉贵妃是沁水公主的生母，有着倾国倾城的绝色容颜，性子却很冷淡，闻言只是轻轻点头：“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吃一点好。”又看了看儿子睿王：“你也多吃

点。”

“我听说，好东西都煮到汤里去了。”睿王约莫十一二岁的年纪，长相十分俊美，正含笑说道，“阿沅，多喝点骨头汤。”

慕容沅甜甜一笑：“多谢哥哥。”然后又开始抱怨：“可惜今天是十五，父皇又去母后那边用膳了，不能陪我。”

沁水公主的父亲武帝乃是创立大燕朝的开国皇帝。郝皇后是他的发妻，妃嫔中以玉贵妃位分最高，之下是葛嫔、傅婕妤、虞美人三位，一共五位妃嫔。按照规矩，初一和十五，皇帝都要去皇后宫中用膳留宿。

对于女儿的抱怨，玉贵妃显得十分平淡：“好好吃饭。”

慕容沅扭头撇了撇嘴，不太高兴，因为母亲一直都不太喜欢自己，而偏心哥哥，不过没有关系，父皇最疼爱自己了。于是吃完饭，便领着白嬷嬷等人回了自己的屋子，然后玩了一会儿花子棋，消了食，才上床睡觉。

白嬷嬷给她脱了衣服，安置好，习惯地轻轻拍着：“公主乖乖……”

“嬷嬷。”慕容沅不满地抱怨，“不要拍了，我早就不是小孩子啦，自己可以睡的。”乖乖地闭上了眼睛，纤长的睫毛，好似鸦翅一般落下淡淡青影，“别拍，我睡啦。”

白嬷嬷好笑道：“好好，不拍不拍，公主睡吧。”

慕容沅开始只是装大人老实睡觉，可年纪小，贪睡，不一会儿就真迷糊起来，恍恍惚惚之间，进入了一个迷幻的梦境。

居然还是下午的那个梦。

在梦里，慕容沅已经长成十四岁的明媚少女，她偷偷地照了照镜子，眉眼都和母亲长得很像，只是要年轻许多。虽然母亲对自己不太好，不过她长得美，也算是给了自己一个好相貌吧，这一点还是不错的。

可是……慕容沅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自己怀孕了啊。

接下来的事情，和中午的梦境一模一样。接下来，嬷嬷该说话了。

“公主懈怠了好些天了。”隔门外面白嬷嬷在叹气。

“嬷嬷别担心。”接话的宫女声音清脆的，是贴身宫女乐莺，“我瞧着公主最近就是懈怠一些，别的没什么，吃饭睡觉都还好，许是春困发了呢。”

“兴许吧。”另一个声音细细的宫女，不认识，在梦里叫作碧晴。

“要说贵妃娘娘……唉。”乐莺语气有点抱怨，低声道，“论理这话做奴婢的不该说，可是公主好歹是她的亲生骨肉，一直都这么不冷不热的，就连公主抱恙都不



管，也不过来瞧一下，真是叫人看不过去。”

“不是说睿王妃害羞了吗？”碧晴劝道，“贵妃娘娘要做祖母了，加上睿王殿下不在京城，可能帮着照看儿媳，一时忽略了公主这边吧。”

“行了。”白嬷嬷打断她们两个，厉声道，“主子的不是也敢编排？都别说了。”一语打断了闲谈，几个人各自散开了。

慕容沅在里面听着，没出声儿，果然没过多久，就有宫人禀道：“太子殿下驾到。”

“阿沅。”进来一个年轻俊秀的男子，眉目柔和、肤色白净，一副养尊处优的富贵气派，他柔声问道，“听说你这几天不舒服，好些没有？”

随着梦境中的时间变化，慕容沅身边的人也都相应地长了几岁，看着眼前同父异母的哥哥，模样改变不是太大，性子和现实生活里一样柔和，太子哥哥是最温柔的了。

“阿沅，你怎么不说话？”靖惠太子眼中神色一暗，低声道，“你一定还在生我的气，那天都是我不好……”声音越来越细，几不可闻。

“哪能呢？”白嬷嬷赔笑打圆场，“太子殿下虽然摔坏了公主的玉佩，到底不过是一个物件而已，公主早就不生气了。”推了推慕容沅：“公主，你说对吧？”

啊？什么玉佩？慕容沅中午就梦到过这一节，但还没弄清楚。

靖惠太子又道：“阿沅，对不起……”

慕容沅实在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胡乱应道：“没事，没事。”反正这个梦糊里糊涂的，有很多离奇又弄不清楚的事情。

靖惠太子静静沉默了片刻，轻柔唤道：“阿沅。”声音越来越低，眼里的光彩更是暗了几分，“别再生我的气了，好不好？”低声喃喃，“我那天，那天也是喝多了……”

喝多了？所以要酒疯砸了自己的玉佩？慕容沅想细问一下，又不知道该怎么问，甚至担心会吓到梦中的哥哥，只能安慰他道：“算啦，你以后少喝点酒好啦。”

“不喝了，再也不喝了。”靖惠太子连连保证，继而目光一亮，像是有星星在他眼睛里闪烁，期盼道，“那阿沅你是不是不生我的气了？我……”话没说完，就戛然一下止住了。

慕容沅顺着他凝滞的目光，抬头看了过去。门口逆光中站着一个清丽绝伦的宫装美妇人，正是自己的母亲玉贵妃。其实已经三十多岁了，但是看着还像二十几岁的年轻少妇。上着月白锦衣，下配孔雀绿的云纹凤尾官裙，身量纤秾合度，云鬓之间珠翠

环绕，手臂里绡纱披帛飘垂，衬得她恍若神仙妃子一般。

只见她亭亭玉立地站着，面如玉、眸若星，湛湛华彩，一派倾国倾城之姿。

母亲很美，慕容沅从小就知道的，但是母亲对自己冷冰冰的，她再美，也有点喜欢不起来，还是父皇对自己最好。因而只是淡淡喊了一句：“母妃你来了。”

“贵妃娘娘。”白嬷嬷上前请安，又看见了后面的人，福了福，“见过皇后娘娘、葛嫔娘娘、虞主子。”

郝皇后笑道：“我们过来看看阿沅，傅婕妤身体不舒服，没过来。”忽地瞥见了靖惠太子，诧异道：“承明你也来了。”

靖惠太子忙道：“儿臣刚刚过来。”

玉贵妃眉头微蹙，似是不悦：“太子殿下已经成亲，不是小的时候，往后还是少往后宫走动为好。”说得直白，一点都不给太子留面子。

靖惠太子脸色一白：“玉母妃教训的是。”低了眼帘，不敢去看她，“我来找阿沅说几句话，这就走……”

葛嫔脸上闪过一丝讥笑，低了头，装模作样地擦了擦嘴角，掩饰过去。

慕容沅觉得母亲表现得有点过激，太子过来看望自己，好歹也是人情，况且郝皇后还在跟前，这么不客气总不太好吧。

不过郝皇后虽然脸色不好看，但却没有朝玉贵妃发火，而是皱眉道：“承明你先回去，有我和你母妃们在这儿照顾阿沅呢。”

“是。”靖惠太子像是有人撵似的，赶紧走了。

玉贵妃那一双翦水秋瞳里面，明光闪烁不定，宛若天山上绽开的素白雪莲花，美则美矣，却透着微微寒芒。看着太子远去了，方才收回视线，对女儿道：“你也长大了，别再见人就撒娇。”

慕容沅不愉快地嘟嘴：“行行行，我知道了。”

中午的梦境到这儿就结束了。然而这次，梦境却还在继续……慕容沅觉得十分好奇，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不会继续梦下去？这个梦境不仅奇怪，而且真实，就好像预知未来一般身临其境。

“公主快点儿。”白嬷嬷进来催促道，“咱们赶紧上马车，去豫王府，等下别把豫王的生辰给耽误了。”

豫王？生辰？慕容沅眨了眨眼睛。父皇膝下养大成年的皇子一共四个，以葛嫔所生的豫王年纪最大，然后是郝皇后的靖惠太子，自己的哥哥睿王，虞美人生的代王。因为自己是父皇的老来女，和豫王年纪差距十分大，所以除了逢年过节，平时基本没



有什么交集。慕容沅跟着白嬷嬷上了马车，很快到了豫王府。

“公主殿下这边请。”豫王府的下人前导，白嬷嬷等人紧随其后，一路蜿蜒蜿蜒往内院而去，路过一条曲折的竹桥时，周遭景色十分怡人。虽说比不得皇宫之中气象万千，但是胜在精致。

一个豫王府的下人讨好道：“公主殿下你瞧，前面那一片荷花要开了，已经打了花苞，要是下个月来，比现在还要好看许多呢。”

慕容沅顺着她所指的方向看去。蓝天白云之下，一望无际、重重叠叠的碧绿荷叶，偶有几朵粉色花苞，亭亭玉立地点缀在碧叶之间，真真“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果然甚是美丽。

“嗯，还行。”

结果她一句夸赞的话还没说完，便听见咔嚓一声，脚下木板猛地折断，完全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整个人坠入池塘里面。眼前水花四溅，不由得惊呼：“救命，救命啊……”

“公主落水了，快救公主！”白嬷嬷惊叫道。

“笨丫头！”混乱之间，岸上有人大喝了一声。然后扑通一声巨大的声响，一个红色身影纵身跳入湖中，大手一捞，将她圈在了腰间，动作利落，带着她奋力往荷塘岸边游去。

慕容沅实在是扑腾累了，又怕死，顿时像八爪鱼一样紧紧缠住对方，加上还不小心呛了几口，一气儿地乱咳不已。那红衣男子一面抱着她游，一面还腾出空来笑话她：“旱鸭子一只，居然还敢掉进池塘里？早就说你笨得很了，笨哪。”

慕容沅听这人口气，像是和自己很熟，仔细看了一下，有点眼熟，像是定国公家的莫赤衣。这小子长大以后，会来救自己？不过他虽然好心，但是说话嘴太欠了，不由得恼道：“又不是我要掉进去的！”

“嘿嘿。”莫赤衣抱着她继续游，继续笑，“就是笨！”

慕容沅在他脑袋上拍了一把：“快点游！”

“哎哟！”莫赤衣一阵哇哇大叫，“脾气这么坏，看你将来怎么嫁得出去？”嘴里念叨叨，动作却不敢有丝毫懈怠，先奋力将她带到了岸边，爬了上去，然后才坐下喘息道，“我说……笨丫头，你怎么好像又胖了？才抱着你游这么一点点距离，就累死我了。”

慕容沅伏在地上呛水：“喀喀——”

莫赤衣大笑：“要不是你方才抱我抱得太紧，早就把你扔下去啦。”话是这么

说，眼里却是一副美滋滋的神色。

慕容沅觉得他嘴欠，不想理会，看在对方救了自己的面上，没有继续斗嘴，低头在草地上捶胸口吐水，懒得搭理他。

莫赤衣倒也没有继续纠缠，笑了笑，继而伸长了脖子，朝不远处喊了一声：“明夷！祁明夷，我们在这边！”他大声道：“别担心，笨丫头没事了。”

慕容沅抬头看了过去。

一个十五六岁的浅杏锦袍的少年，正在朝这边跑来，斯斯文文、清清秀秀的，此刻却顾不上形象一阵疾跑，最终在自己面前停住脚步，气喘吁吁道：“公主……公主你没事吧？”一双清亮的眸子里面满满的担心，关怀之意尽显。

唉——这个人倒是不认识，看起来和莫赤衣很熟，是他的玩伴吧？不过这个叫祁明夷的好像很关心自己，莫非自己长大了以后，也会认识他？一阵瞎琢磨。

“公主，公主你怎么不说话？”

“笨丫头？”

白嬷嬷抄小道追了过来，正好听到这一句，顿时大喝道：“莫赤衣！公主就是公主，什么笨丫头？虽然你是皇子和公主们的伴读，从小一起长大的，亲近熟络，但是也不能没有规矩！”

慕容沅眨了眨眼，原来他们两个将来会和自己一起读书啊。

白嬷嬷还在训斥莫赤衣，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又威胁道：“再胡说八道，回头我就告诉定国太夫人！”

“啊？告诉我曾祖母？”莫赤衣像是孙悟空被念了紧箍咒，一脸苦瓜色，连连赔笑讨饶道，“好嬷嬷，我不说了，再也不说了。”

“嬷嬷别生气。”旁边的祁明夷是一个好好少年，赶紧打圆场道，“赤衣就是喜欢开玩笑，心地却是好的。”声音渐缓渐低：“方才公主落水时，他第一个就跳了下去。”

听了这话，白嬷嬷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些。因为这会儿没工夫训斥人，暂且不管，只是一迭声地询问慕容沅：“公主有没有磕着哪儿？有没有碰着哪儿？”替她轻轻揉着后背，柔声哄道：“且等等，马上就叫人拿藤椅过来。”

夏衫轻薄，此刻慕容沅浑身湿漉漉的，少女身体玲珑，勾勒出几分曼妙曲线，白嬷嬷反应十分敏捷，赶忙挡住。然后朝莫赤衣和祁明夷斥道：“你们还不快走？！该换衣服的去换衣服，该赴宴的去赴宴，不用杵在这儿了。”

“哇哇哇！白嬷嬷你好凶。”莫赤衣抱怨道，“刚才我救了臭……嗯，救了公



主，你们都还没有谢我呢，这就撵人？”眼见白嬷嬷脸色越来越难看，不敢再惹她生气，翻身一跳，浑身滴水大喊道：“走咯！”

祁明夷还站在原地不肯走，倒是没有乱喊，小声歉意道：“公主，对不起。”满脸愧疚，以及说不出的痛苦之色。

碧晴赶忙分辨：“祁公子你又不是水，公主不会怪你的。”

乐莺亦是点头：“是啊。”

慕容沅也开解他道：“没事，我这不是被救上来了嘛。”抬头往前看去，那个嘴欠的莫赤衣已经走出好几丈远，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红影，因而朝眼前这位道：“你快去吧，等下莫赤衣都没影儿了。”

祁明夷深深地看了她一眼，目光复杂：“好，我先走了。”

“去吧。”慕容沅点了点头，等人走远了，方才松了一口气，然后朝白嬷嬷看了过去，问道：“嬷嬷，那桥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嬷嬷皱眉回道：“奴婢刚才看了，刚巧有几块木板被虫蛀了。”

虫蛀了？这么巧？慕容沅虽小但也是极聪慧的，心下不屑，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的巧合，多半还是人为。

白嬷嬷眼中精光一闪，沉声道：“公主放心，奴婢已经让人守在那儿，还有叫公主看荷花的豫王府的奴才，一并看了起来。”声音转厉：“即便公主没事，也得让豫王府给个说法才行！”

正说着话，豫王妃就闻讯赶了过来。

到了现场，先是让人把慕容沅抬回内院，继而将相干人等全都关押起来，赔笑道：“那些个不长眼的狗奴才，全都关了起来，任凭三皇妹处置。”

慕容沅头昏脑涨的，还在呛水，气恼道：“我不会饶了你们的。”好端端的，那桥怎么会突然断了？居然还让自己落了水，豫王府脱不了干系！

不过接下来，自己要计较的却不是这个了。

因为豫王妃接着又道：“三皇妹别急，大夫一会儿就到。”一副要把自己择干净的样子，“三皇妹全须全尾地过来，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豫王府真是说不过去，好歹让大夫瞧一瞧，别再落下什么毛病了。”她连声叹气，“不然的话，我可怎么跟皇上和贵妃娘娘交代呢？”



第二章

梦中的险境

009



大夫？大夫要过来了？！慕容沅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好一个连环妙计！

首先设计让自己落水，但毕竟自己身边服侍的人多，又是大白天的，自己不至于被活活淹死，然而自己落水、受惊，势必就要请大夫过来诊脉。原来……是在这儿等着自己……多半是有人猜到或者知道自己怀孕，让大夫过来给自己诊脉，然后把丑闻给揭发出来！

慕容沅看着喋喋不休的豫王妃，一副要撇清的样子，会是她吗？如果是，她又是怎么知道自己怀孕的？让她怀孕的是谁？难道这一连串的阴谋，是早就设计好了的？不行！自己不能在豫王府就医，否则肯定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慕容沅方才只是呛了一点儿水，并无大碍，眼下已经换了干净的衣服，当即起身：“嬷嬷，我要回宫去！”

豫王妃忙道：“三皇妹别急，大夫还没有过来呢。”

别急？是别有预谋的吧？！慕容沅越看越可疑，毕竟出事的地点就在豫王府，要说做手脚，当然是他们豫王府的人最为方便。才不要这么引颈受戮！

“本公主没工夫等！”慕容沅一声冷笑，沉色道，“宫里有的是太医，回去再看，好过待在豫王府，无端端走路都会掉进池塘里面！”只做一脸愤怒的样子，大步出去。

豫王妃在身后喊道：“哎，三皇妹等等……”

慕容沅急匆匆地往外走，忽地一声通传：“皇上驾到！”

在一群宫人们的簇拥之下，武帝缓缓走了进来。约莫六十多岁的年纪，身量发福，头发和眉毛都有些花白，一身明黄色的五爪团纹龙袍，龙睛染朱、炯炯逼人，身上尽是九五之尊的迫人气势！

“都起来吧。”武帝惯例道了一句，然后看向慕容沅朝她招手，叫到自己面前仔细看了看，关切问道，“阿沅，可还好？”

毕竟是小孩心性，看见最疼爱自己的人慕容沅立刻委屈道：“不好……”

“没事，别怕。”武帝将她搂到怀里安抚，然后冷冷地往前看去，沉声问道，“到底怎么回事？”天子之仪，不怒自威！

豫王妃本来都已经站了起来，听得一问，又吓得再次跪下去：“是竹、竹桥被虫蛀了，儿媳已经让人把、把那些蠢奴才看押起来了。”不敢去看武帝，慌乱看向慕容沅求助，急急道：“三皇妹，我早就说了，一切都任凭你处置！”

慕容沅还没开口回答，武帝先道：“处置什么？全都一律打死！”侧首吩咐身边的老太监：“缪逊，你去处置吧。”

缪逊勾了勾嘴角，应道：“是。”

要说豫王府的下人已经交给缪逊处置，慕容沅这会儿也欢蹦乱跳的，已经没什么事儿了。武帝拉着小女儿细细打量，问了又问，再三确认道：“当真没事？不管有哪人不舒服，都说出来。”

慕容沅只想快点离开此地，呜咽道：“父皇，我要回宫。”

碧晴忽然道：“公主，奴婢瞧着你脸色不太好呢。”神色担忧，“要不……叫大夫过来瞧瞧？”

武帝皱眉看向豫王妃，不悦呵斥：“居然还没有让大夫诊脉？！”

豫王妃一脸惊吓，连连解释：“叫了，叫了！方才圣驾过来，所以让大夫暂时在外候着，这就让再传进来。”

白嬷嬷也是不放心，劝道：“是啊，最好还是瞧瞧。”

慕容沅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不要瞎关心好吗？面上还不敢流露出来，只得挺了挺身板儿，朝皇帝笑道：“父皇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嘛。”

豫王妃眼珠子转了转，像是有什么猜测，上前赔笑道：“怎么能不让大夫瞧呢？三皇妹别赌气了。”

慕容沅懊恼拒绝：“我说不用。”

“哎呀，三皇妹还是小孩子脾气。”豫王妃一脸关爱的神色，不多说，便朝外面喊道，“大夫呢？快点进来给公主瞧一瞧。”

慕容沅不想跟她纠缠，只看皇帝：“父皇，我要回宫。”

豫王妃已经把王府的大夫叫了进来，赔笑道：“三皇妹，好歹诊个脉再走也不迟。”放低姿态解释：“一则，确认三皇妹没事我才放心；二则，王爷若是知道大夫都不请一个，怠慢了三皇妹，只怕也是不依的。”

慕容沅看了看她，冷笑道：“二皇嫂的意思，就是要把自己择干净嘛！”

豫王妃闻言笑容一僵。

慕容沅本来就怀疑豫王府有鬼，此刻说什么，也不可能答应在豫王府就医，因而咄咄逼人道：“二皇嫂放心，你看我现在欢蹦乱跳的，好好的，回头就算有个头疼脑热，也不赖你们。”

豫王妃的脸色更难堪了。

武帝不动声色地看着女儿和儿媳，沉默了一阵，开口道：“罢了，阿沅许是累了，让人先送她回宫去吧。”

慕容沅连连点头：“是的，女儿想先回宫歇息一下。”

武帝眼里闪过一道忧色，嘴里只道：“好生歇着。”然后起身，领着熙熙攘攘的宫人们出去了。

慕容沅逃出生天，赶忙领着人回了皇宫。正在舒展腰肢胳膊，庆幸之际，碧晴进来回道：“公主，皇上不放心，派了太医院的院首姬公子过来，请平安脉。”

真是晴天一道霹雳！慕容沅万万没有想到，父皇早就起了疑心，之前只是哄自己回宫而已，一转眼就把太医给派了过来。在豫王府，还可以假装生气不看大夫，借父皇去压制豫王妃，现在父皇关心自己，可是没有办法再推辞了。怎么办？怎么办啊？！

此时她已激动得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小小的公主一个劲地干着急。

“姬公子请。”白嬷嬷在外面引导道。

“这里吗？”一个清雅悠缓的年轻男子声音，不徐不疾的。

阳光之下，隔着半透明的绡纱屏风，能够看到一个身量颇长的男子影像，在屏风端头的凳子上坐下了。白嬷嬷走了进来，将慕容沅的手腕搭上帕子，放在屏风口的高



凳垫子上，然后喊了一声：“姬公子请。”

慕容沅的心宛若春雷一般，咚咚乱响。下一瞬，感觉到几点温柔的手指尖放了上来，搭在自己的脉搏上，还细微地调整了下位置，然后停住不动了。

隔着屏风，看不到姬暮年是何表情。对面沉默了一会儿，方道：“请公主殿下换另一只玉手。”

白嬷嬷一贯啰里啰唆，絮絮道：“我也说请太医过来瞧瞧，才放心的，还是皇上心疼咱们公主，想得这般细致。”继而担心地问道：“怎么样？姬公子，公主落水没有受寒吧？”

“无妨。”姬暮年声音平和，听不出一丝一毫波澜，“虽说大夏天里不要紧，但也不可以大意，待我回去开几服温和的方子，给公主细细调养。”

温和的堕胎方子吗？听说有一种药，喝下去，宝宝就会没有了。慕容沅虽小，但也明白这个太医哥哥是有意替自己遮掩脸面，亦是为他自己避祸。毕竟怎么处置由不得他说了算，还得回禀父皇才行。若是父皇要留下宝宝呢，那就随便开个调补的方子；若是父皇要除掉宝宝的话，自然就是那什么堕胎药了。

果不其然，姬暮年站起身来说道：“公主的病，皇上那边还挂念着，微臣先过去回禀，稍后就让人送药过来。”

药没等来，却等来了怒火滔天的武帝。

“说！是谁的？！”

慕容沅委屈屈的，哽咽道：“女儿……不知道。”

“不知道？”武帝气极，浑身发抖怒道，“你、你……你不知道就怀孕了？你还护着那个混账！”

冤枉啊！慕容沅叫苦不迭，自己是真的不知道啊。

“阿沅。”武帝痛心疾首，像是被打击得太厉害，体力不支，一点点缓缓坐回椅子里面，喃喃道，“朕五十岁的那年，才得了你。你是朕最最疼爱的小女儿，是朕的掌上明珠，捧在掌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朕把你捧在手心里，放在心尖尖之上，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跟了别人？怎么可以事到如今，还在为那个混账遮掩？！难道在你心里，那个欺骗你、害了你的混账，比爱护珍重你的父皇还重要吗？宁可惹得父皇生气，也不肯说出他的名字？”再一次问道，“阿沅你说……那人到底是谁？！”

武帝等了半天耐心用尽，沉了脸，“还不说？！”气得颤声道，“好，好样儿的！”继而声音一肃：“这件事除了你、朕，还有姬暮年，以及你千护万护的小畜